沈西城的滬港舊夢

知足常樂「老頑童」

「阿拉上海出世，五歲就到香港來。」沈西城的一口粵語裏冷不丁蹦出半句上海話，尾音還帶着滬語的軟，聊到興頭上，「儂曉得伐」四個字又順口滑了出來，半點不生疏。1940年代末生於上海，五歲便隨家人南下香港長大，十里洋場卻始終留在他的舌尖上、記憶裏，成了他筆下一輩子也寫不完的源頭。如今七十九歲，即將年屆八旬，他身子骨不再輕盈，走路要有人扶着才穩當，頭腦卻比許多後生仔還清，說起往事眉飛色舞，活脫脫一個「老頑童」。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作家沈西城



●沈西城新書《舊夢難忘》網上圖片

最近他又出新書了。《舊夢難忘》是百年香江的「微觀史記」：它不單是個人抒情，更是一部有溫度的香港百年紀實與掌故文集。沈西城將筆觸伸向香港的百年流變，從報紙副刊、老一輩演員的更替，乃至傳統電話的消亡。

說是「又」，因為這已經是他寫過的百多本書裏的一本，讀者早見慣不驚。別的作者出書，鑼鼓喧天辦發布會，他不。「我懶，人老了，懶得自己搞。」他把宣傳一事丟給朋友張羅，自己樂得清閒。書裏頭寫的，多是早年在香港《文匯報》等報刊發表過的舊稿，五百幾篇、六百篇，一篇篇攢起來，像翻出壓箱底的舊相冊。「讀者都看過啦，」他說得坦白，「我無非想同大家互動下，不勉強。」連出版社挑什麼內容，他也放手：「他們看完，喜歡賣就拿去賣。」這份不以為意，不是擺架子，是真的把寫書這回事看得很輕——有人看就開心，沒人看也不礙着他繼續寫。

說起來，這些掌故文章也不是他自討來寫的。當年在報館，是董橋先生點醒他：不如寫點舊人舊事。他這才提筆，一寫就收不住。旁人寫掌故，慣常把自己擺到中央，他偏偏反過來，寫一個個老友、一段段舊人，自己退到旁邊講閒話。這條路子是意外撞出來的，他也不貪功：「都是董橋先生的功勞。」

兩座大山：金庸與倪匡

講沈西城，繞不開他身邊那幾位「大人物」。金庸比他年長太多，他這輩人讀小說長大，查生就是偶像，是高不可攀的前輩。在他眼中，查生是「五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這句話他講得斬釘截鐵，「無解，沒得研究」。有人總研究金庸怎麼寫小說，他直搖頭：「你再是會分析，你不會寫嘛。」他講了個細節：查生每晚一個半鐘頭，落筆一兩千字，一口氣寫下去，自己也未必說得清故事是怎麼從腦袋裏流出來，「天才就是這樣。」查生四五十歲就不再寫，也從不特意宣布「我收筆了」，那個年代的人不興這套，不寫就不寫了，乾脆利落。

倪匡則算是沈西城的哥哥，比他大十二歲，兩人親如兄弟，什麼都談得來，是他在寫作界「最敬佩、最老友」的一位。倪匡坐不定、性急、不聽人講，性格鮮活可愛，寫科幻卻是天縱奇才。後來倪匡停筆，他也看得通透：「他不是不想寫，是身不由己 ，年紀大了，拿起筆，不知道寫什麼，已經寫不動了。人到一定時候，才情總有用盡的一天，會慢慢退下來。」但他補了一句，「他們的作品不會完結。金庸的小說、倪匡的科幻，永遠有人看，會一直流傳下去。」

在他看來，通俗文學也好、所謂純文學也好，二人就是兩座大山，「無人超越」。有人不喜歡通俗，可無可否認，這兩座山擺在那裏，繞不過去。當然天才未必只在寫作，沈西城提到認識一位作曲家，從來未讀過音樂，但聽收音機就識唱，聽人彈鋼琴自己就會，「吹口哨都可以，琴都不要彈」，這也是天才，學不到。有才華的人多，真正的天才百年難遇。

是人才 但不是天才

問到他自己，他嘿嘿一笑，十分自謙：「我？庸才。」略一沉吟，又改口：「也算有才，略有一技傍身，但和他們終究不能相提並論。」他身上有一個極可貴的優點，也是他看透世事的根基：「我清楚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做不來的事，我不會勉強去做。」

年輕時他也曾心動筆癢，在報刊上寫過武俠，寫完便自知底細：寫不好，比不過金庸、倪匡，更不願硬撐。不少人誤以為他會寫武俠小說，他連連擺手：「實話說，我並不擅寫武俠，寫不出來。」他雖當過總編，但總編的職責是審稿、用人，「並不等於我會寫武俠小說」。

他從不嫉妒天才。「別人比你厲害，便悄悄向他學習，能學多少是多少，何苦心生嫉妒？」他自認最擅模仿，跟在高手身後，盡力汲取所長。「就像最初那個和尚本不會武功，旁人千里迢迢跑去觀摩，看着看着，反倒學得比你更好。」這個道理，他二十多歲便想通透：天才出於天賦，無法強求、難以企及。自己僅有的才具，發揮長處、收斂短板，便足以謀生。

知足常樂 有閒情有樂趣

沈西城的人生觀，濃縮起來就是四個字：知足常樂。他的作息簡單到近乎刻板：一個禮拜寫三篇文章，分別投給香港《文匯報》、《信報》和《明報周刊》，到點必交。他有個編輯最愛的優點：守時、有信用，答應的時間之前一定送到，「你就算寫得麻麻，編輯都喜歡你。」他不識打字，靠語音輸入慢慢改稿，學倪匡快寫，又學金庸、董橋那般認真打磨字句。

文學上他也有自己的固執。他信文學要入世、要切合群眾，《阿Q正傳》那種寫到普羅大眾心裏去的，才是真文學，自說自話、脫離群眾的高深，他不反對，卻也不奉承。傳統的根他看得重：年少時他也迷薩特、加繆，迷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迷魔幻現實主義，可到老了回頭看，外國人那套東西，中國本來就有，外國技巧可以參考，卻不可以照單全收。

今年七十九歲，他仍不肯退休。「退休之後若是無事可做，人很容易衰頹下去。」友人勸他安養歇息，他卻不聽，手中這支筆，便是他精神寄託。只是身體誠實地邁入暮年，已不適宜遠行。他最後一次返滬，已是多年前的事。如今有人邀他回鄉，他只是搖頭：「走不動了，單是飛機便要坐三個多小時。」然而一提起上海，依舊惦念那邊一班舊時文友 ，那裏是真正的故鄉。

採訪收尾，還有下一場訪問。起身要人扶，腳步虛浮，他卻不以為意，照舊談笑風生。這個人，見過金庸、倪匡一輩的風華，經歷過香港紙媒的黃金年代，寫過百多本書，被天才環繞，卻甘心做一個知足的「人才」。

書評

馬猶如此，何況人乎 ——評劉炳元《節馬行》

●文：汪泉

傳說是歷史的另一扇翅膀，它可以帶我們飛翔到歷史的另一面。

在鴉片戰爭爆發一百八十餘年後的今天，珠江口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民間流傳的沙角炮台守將陳連陞與其節馬的傳說，至今仍為人們所傳頌。史書不會為一匹馬立傳，但牽引出來的那段歷史以及其中的英雄人物卻在在可查，不可磨滅。留住歷史的同時，也留住傳說，將歷史和傳說、學術和文學、記憶和現實融為一爐，必將更加生動、更為鮮活，這也是文物專家劉炳元先生多年來孜孜以求的：他不僅要讓讀者了解歷史，更認為有必要讓讀者去理解歷史背後的真相，從歷史記憶中打撈最閃光的那一頁，以滋養當下，啟示未來。

1841年1月，英國侵略軍進攻沙角、大角炮台。年過花甲的陳連陞率領數百名官兵，在敵眾我寡、武器懸殊的情況下堅持抵抗，最終戰死疆場。殉國固然悲壯，但陳連陞的可貴精神氣節更在於，他在明知敵我力量懸殊下仍堅定選擇誓死抵抗外敵。今天我們重溫陳連陞的故事，不僅為重述偉業，更在於追問抉擇背後的動因：在民族和國家面臨危難時，一個人應當怎樣面對強敵？時代與戰爭形式在變，但關於人的尊嚴、責任和選擇的思考，始終是每一代人最深沉的關切。

節馬傳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彰顯出獨特價值。據傳，陳連陞犧牲後，他的戰馬被英軍擄往香港，拒絕被飼養、騎乘，並時常向虎門方向嘶鳴，表達對故主與故土的眷戀。關於其最後命運，說法不一：有人說牠因不食「英粟」而死，有人則傳牠被迎回廣州，受優待後病死。歷史研究重事實辨析，傳說則往往包含人所賦予的事實之外的情感與意義。節馬傳說有多少事實依據已難逐一考定；然而，在戰馬殞命不久的道咸年間，珠三角湧現了諸多詩作和民間傳說記述讚頌牠。直到同治年間，人們才據《義馬詩》《義馬唱和詩》及民間傳說，在虎門寨關天培祠側立節馬碑以資紀念。自古樹碑立傳是一項嚴肅的事，因此節馬碑是可信的。

節馬傳說在民間不斷重述，未被戰火摧毀的民族氣節也因而傳承至今。「不食敵粟」「不事二主」，向着故土發出眷戀的嘶鳴——原本抽象的民族氣節，在傳說中有了動作、聲音和形象，獲得了更強的傳播力和感染力。正因如此，故事才具有超越一般史實敘述的藝術感染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節馬故事中，馬成了人的一面鏡子。人們稱讚這匹馬時，已將人的道德標準轉移到牠身上；當馬被用來與妥協媚外的人對比時，牠不僅是動物形象，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符號。節馬傳說表面寫馬，實質寫人；表面讚揚戰馬忠節，實質詠嘆民族對尊嚴和氣節的理解與堅守。

因此，節馬傳說具有來自歷史、卻超越具體歷史事件的藝術生命。它有真實的背景，有陳連陞及鴉片戰爭中無數將士和百姓的抗爭，也有戰後嶺南民眾對這段歷史的追憶與闡釋。節馬故事讓普通民眾參與對歷史的解釋，以熟悉的方式表達對是非、榮辱和氣節的判斷。碑刻保存記憶，詩歌抒寫記憶，傳說則使記憶獲得更廣泛、更持久的生命。本書收錄的資料完整呈現了這一過程：先闡述陳連陞及其戰馬的史實，再介紹節馬碑，並收入《節馬行》《義馬詩集》及七首義馬唱和詩，通過不同形式的文字彼此映照，使歷史人物、戰馬和戰爭記憶，從歷史刻入石碑，從碑刻進入詩歌，最終成為延續至今的文化記憶。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作者：劉炳元
《節馬行》

這種文化記憶在當下更是意義非凡。今天回望鴉片戰爭，不是為了囿於過往，更不是為了藉歷史延續仇恨。恰恰相反，有價值的歷史記憶，應使我們更理解和平的珍貴，更懂得獨立、尊嚴和責任的分量。民族在前行時，應當知道自己來自何方；面對嶄新世界時，不能輕易遺忘影響和決定民族命運的歷史時刻。陳連陞守護的是一座炮台；後人通過傳頌節馬守護的，則是一種不能輕易丟棄的精神尺度。

斯人已去，斯馬已逝，歷史已遠，硝煙已散，一匹馬的故事歷經一百多年仍被講述、傳播，這才是《節馬行》留給後人的真正財富。它不僅是奇馬傳說，更是中國脊樑的鏡像：在歷史關鍵時刻，人可以選擇屈服，也可以選擇堅守；可以只顧一己之利，也可以承擔家國重任。民族精神正是在無數這樣的選擇中被錘煉、鑄就，並通過記憶、文字和傳說一代代流傳下來。

書介

人類的五分之一

作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美國作家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從中國悠久深厚的歷史起筆，再轉入近代以降的現實，讚嘆中國新的民族精神在深重危機中的逐漸覺醒。在本書核心部分，斯特朗以親身訪問經歷，紀實刻畫出中國抗日戰爭各條戰線上軍民的群像，既呈現了正面戰場宏大而艱苦的抗爭，也以過人的洞察力寫出敵後戰場堅韌深厚的力量。斯特朗生動地講述了一個團結起來反抗壓迫的民族的史詩之旅，展現了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在追求自己未來道路上所展現的堅韌、勇氣和希望。

圖書館員

作者：雪麗·湯瑪斯
譯者：楊佳蓉
繪者：Agathe Xu
出版：蓋亞



本書為《福爾摩斯小姐》暢銷作家雪麗·湯瑪斯現代推理新作。德州奧斯汀郊區一座平凡的社區圖書館中，館員們親切、專業，總能幫忙解答問題，同時也有各自的生活與秘密。然後，在圖書館首次舉辦的謀殺遊戲之夜後，卻有讀者陸續遇害。死者與館員間的牽連，讓原本不願提起的往事，成了無法迴避的線索。為了解開謎團，各人需要直面自己最想隱藏的秘密……善於歷史背景的雪麗·湯瑪斯以她熟悉的德州郊區為舞台，在浪漫愛情與推理解謎外，添加了成長、親情等現代議題，搭配犀利而幽默的文風，打造出充滿樂趣的閱讀體驗。



●第六屆「香港出版雙年獎」日前正式啟動。主辦方供圖

第六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即日起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出版學會主辦、文創產業發展處為主要贊助機構的第六屆「香港出版雙年獎」（下稱「雙年獎」）日前正式揭幕，並由即日起接受報名。本屆雙年獎將沿用上屆獎項架構，於十個圖書類別設立「出版獎」及「最佳出版獎」，並設七項特別獎項，包括「出版大獎」、「優秀編輯獎」、「新晉編輯獎」、「市場策劃獎」、「書籍設計獎」、「出版社大獎」及「新晉出版社大獎」，藉此表揚香港優秀的出版團隊及出版物。

文創產業專員黎細明致辭時呼籲出版社踴躍報名，並期望透過與業界攜手舉辦雙年獎等旗艦項目，推動本地出版界產出及發掘更多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的精品力作，並積極拓展境外市場，讓優秀中文出版物「走出去」。本屆雙年獎顧問團召集人李家駒致辭時表示，今屆他轉任顧問團召集人，將與來自出版、學術及文化等範疇的資深人士攜手，確保評選機制兼顧專業標準與行業發展需要，鞏固及延續雙年獎的公信力。他亦表示，將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從政策層面為出版業及閱讀文化爭取更多關注與支持。面對閱讀習慣、銷售渠道及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轉變，他期望雙年獎不僅表揚優秀作品，更能促進業界交流與反思，共同探索香港出版業的未來方向。

本屆雙年獎籌委會委員代表馮肇熙則介紹道，評選機制方面，將由提交參選作品的本地出版社委派代表，聯同本地資深出版人及專家學者組成初選評審團，從中挑選出各類別最多十本優秀作品，授予「出版獎」。隨後，由華文地區的專家學者組成決選評審團，從各類別「出版獎」得主中評選出「最佳出版獎」，最後從中遴選出一本作品，頒發最高殊榮「出版大獎」。

據介紹，今屆得獎作品將享有豐富的境內外宣傳機會，協助業界開拓市場。重點活動包括在2027年香港書展的「香港出版雙年獎展覽」亮相，並在香港各大書店、公共圖書館、中國內地書店及境外書展進行作品巡禮，更深入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舉辦共三場書店巡迴展覽，向各界展現本港出版業的豐碩成果。此外，香港出版學會亦在本地安排了三場業界分享會和六場學界分享工作坊，與同業及學界分享創作與出版心得，促進文化交流。

第六屆「香港出版雙年獎」現已正式接受報名，出版社可到「香港出版雙年獎」官方網站（www.hkpba.org）的登記系統提交申請，亦可於網站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經電郵遞交至項目執行機構，截止時間為2027年1月11日（星期一）晚上11時59分。主辦機構預計於2027年6月公布獲獎名單，同年7月至8月舉行頒獎禮暨酒會。其他詳情將適時於「香港出版雙年獎」官方網站上公布。